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卷九十八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
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 曹霑 撰 清 高鶚 繢 清
護花主人 評 清 大某山民
加評

書名
撰者
撰寫人
可讀
讀書人
讀書人

卷九十八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編號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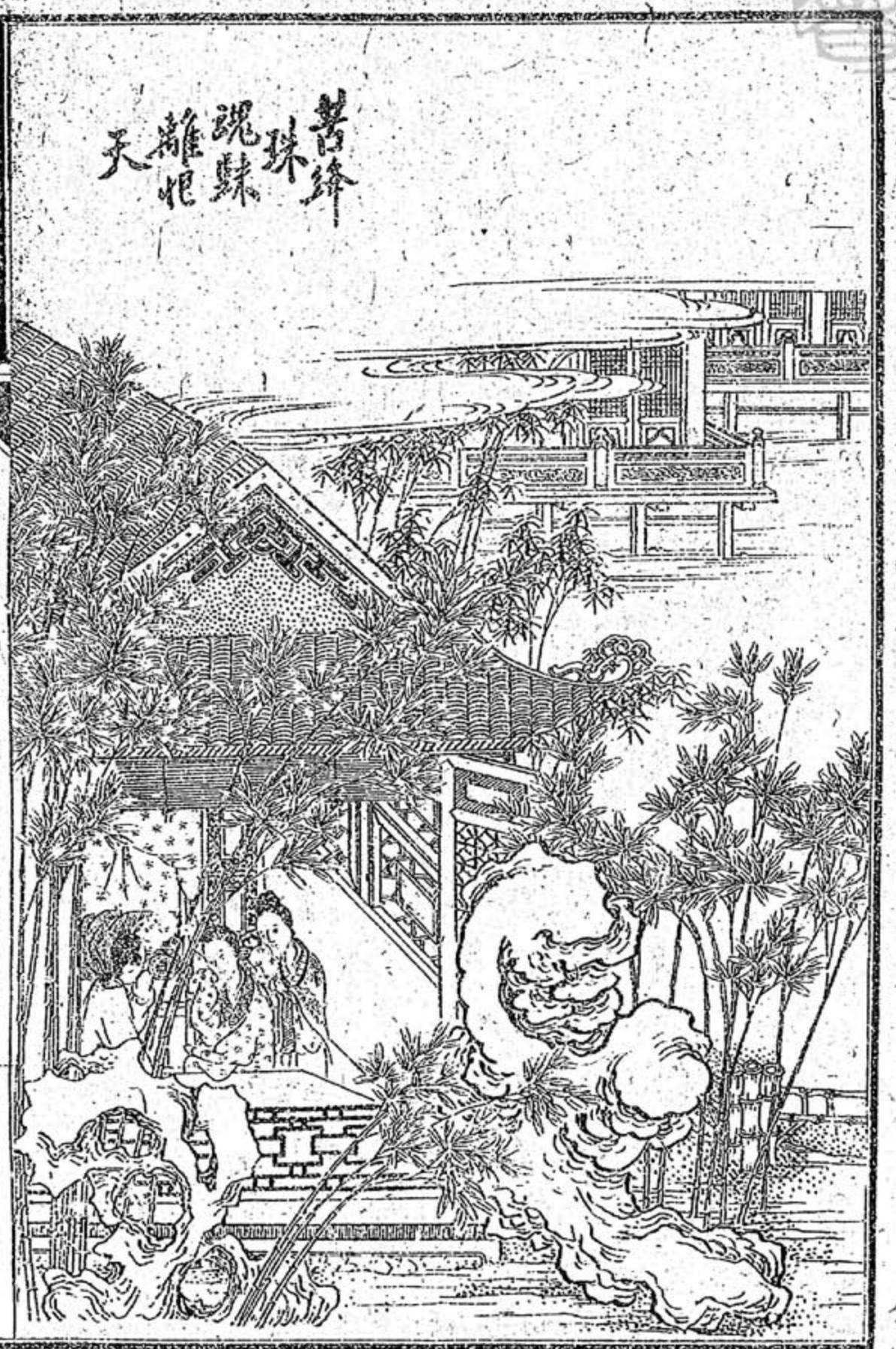
卷九十八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
一事無成。一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後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當時之門。恐有入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第九十七回

此回是乙卯年春日事。

增評補圖大觀頃
卷九十七終

第十九回



第七十八回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九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擗。連飯也沒吃。便昏沈睡去。仍舊延醫診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著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爲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擡著。從園裏過去。應了回九的吉期。已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啞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卽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掇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實在糊塗心裏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裏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寶玉越加沈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腳。各處遍

鴻是明知其意
鴻終成不了事

一個赶字又加霸占
莫謂寶玉之像也

爽爽朗朗同生同死
病已愈矣

新奶奶發話了

是堂皇正大一番論說自
其品地皆所不及原秦珍
賈門之幸抑亦寶玉之幸也
特爲林姑姑到底有些

曉得是大道理寶玉
還不愧

與汝安心境一棒

索性揭破隱衷以挽得
他一時之痛可以挽得
識不似藏頭露尾作
昧姑娘腔者

二句提清如撥雲霧
見青天

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著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診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外感之證。於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吃。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裏。暫且歇息。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著手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了去了。他爲什麼霸占住在這裏。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怎麼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著呢。寶玉又道。我瞧瞧他去。說著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將我同林妹妹兩個。擡在那裏活著也好。一處醫治服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咽。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著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著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雖是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只管安穩著養。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寶玉忽然坐起來。大聲咤異道。果真死了。麼。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呢。人死的呢。老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閒有一故人已死。遂尋訪至此。不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寶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爲氣。

與湘蓮於尤三姐似
夢非夢一段文字兩
對照各有其妙

喚醒一切世間之濶
於情隙者苦海茫茫
圓頭是岸能關諸幻
乃見眞如不得謂渺
茫中囁語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亦卽以其人之道治
其身

自謂出夢不知其復
過未醒之殘夢耳

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尙無可尋訪。何況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旣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爲世俗溺于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尙氣逞凶。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卽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聽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著心窩。嚇的卽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叫著自己。仍舊踢在牀上。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繡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場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清爽。子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聲而已。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眾人告訴寶玉。知道添病難治。自己卻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決絕。神魂歸一。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

後來見寶玉醒了。回來方纔放心。立即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那大夫進來。診了脈。便道。奇怪。這回脈氣沈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著出去。眾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寶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豎有我。呢。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鍼砭。一日寶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起黛玉。尙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爲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著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话。時常勸解。寶玉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著夢中之言。又恐老太太生氣。又不能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寶釵看來不妨大事。于是自己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寶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你我既爲失婦。豈在一時之語。安慰他。那寶玉心裏雖不順。遂無柰日。裏賈母王夫

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閒寶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

生來舊病四字讀者
不以辭害意可也

偷未同體寶釵真道
學

已費盡許多周折矣

以寶黛二人之情尙不免於移吾不敢復以言情矣。知黛玉已死一段文
字以下補寫黛玉死時病危時說不遞入寶光景一段承前一段叙圓房一邊

姑玉眼中知己陰紫
姑更何人當其手紫
恨長情深氣促讀者
至此怒爲傷肝語短

半天二字一頓

王姑娘來得好

此時之紫鵑更無第
二語可說

齎恨而歿此後千秋
○你好二字下恨恨
之至有千言萬語實
難說盡殊殊不能語
說者不曾已盡

以哀歎語結之

香魂一縷隨風散愁緒三更入夢遙

哀樂不均死生異路
作者以特筆書之

瀟湘館從此就荒矣

懷慈悲

又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卻說寶玉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卻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把個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間黛玉卻又緩過來了。微微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鵑和李紈在旁。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黛玉閉著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裏似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卻料著還有一半天耐頭。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裏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奶。竝幾個小了頭在那裏。便一手搭了紫鵑的手。使著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我幾年。我原指望。紫鵑急殺何忍竟聞其語耶。你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著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著。紫鵑見他搭著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裏竝沒親人。我的身子是干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裏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卻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鵑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著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慘然。探春紫鵑正哭著。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著。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多那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著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紫鵑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並沒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卻又沒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將黛玉停放下。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來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賈政起身。又爲寶玉昏憤更甚。正在著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兇信一回。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到了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場。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備。便說很好。只是剛纔你不勞費心。

王熙鳳是石頭記全書之贊。讀至此處，倒是一字一意，若曰可憐不足惜，該死該死。

自己弄壞外孫女兒，到此自認白日曬光，良心不昧乎？

外孫女兒固不親媳婦，到此可嘆可嘆。寶玉不好對不住你，對不住你的女兒麼？

真假悲喜也可嘆。

何補於事不勞費外婆之心。

們爲什麼不言語。叫我著急。探春道：剛纔送老爺怎麼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麼著，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但是這件事好累墜。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太擋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機行事，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了。鳳姐到了寶玉那裏，聽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玉，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聽得都嚇了一大跳。可惡老不死成就是了。不至於死。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了頭也忒傻氣。說著便要到園裏去哭他一場。又惦記著寶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柰，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只爲有個親疏。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了。若與寶玉比起來，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偷寶玉有些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著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壽天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咱們的心。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兒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亦被鳳姐所誤。賈母聽到這裏，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仗著寶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寶玉那裏找老太太呢。賈母聽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姐也跟著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寶玉那邊，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麼著，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著心裏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你做什麼？找我。寶玉笑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的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畱。他賈母聽著，說使得。只管放心罷。襲人因扶寶玉腳下，賈母出來到寶釵這邊來。那時寶釵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見了人，倒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遞了茶。賈母叫他坐下。寶釵側身陪著坐了。纔問道：聽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了媳婦，我纔告訴你。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爲著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裏，自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

人情大抵都如此死，後何人間弔來。

賈母假慈悲豈不知人之謂乎

不堪回首

了。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萬轉。想了一個主意。祇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這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畱神。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癡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場。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寶玉聽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擡了竹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卽便先行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絕。鳳姐等再三勸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場。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裏閒歇。著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未到這裏。今日屋在人亡。不禁號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加傷感。眾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攬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鵑卻錯怪此情種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裏已回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裏。不敢灑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怎麼燒毀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付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著此多虧一作者特貶之也。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裏肯捨。無奈賈母逼著。只得勉強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甯。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著寶玉。卻也支持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幫著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寶釵是知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眾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于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娘的功服。正好圓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薛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問我。寶了頭雖生的粗笨。心裏卻還是極明白的。他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

到此地位還要奚落他

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便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況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願。二則咱们吃杯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說。自然也是喜歡的。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咱们親上做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裏已經滿了。必定寶了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拏了來。我看寶了頭。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昔時何必疼他所以他不得長壽。說著。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道。老太太姑媽又想著什麼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依。只見那鳳姐未曾開口。先用兩隻手比著。笑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勸解寶玉。先說一篇大道理話。是兵家堂皇正兵。直說黛玉已故。是兵家不測奇兵。奇正相參。令人捉摸不著。

寶玉離魂一夢。必不可少。若無此夢。癡想何時醒悟。獸病何能漸愈。但此夢非寶釵說破。黛玉已死。無由入夢。寶釵可謂神于醫心病者。

寶玉通靈。原是頑石。夢中石子打著心窩。通靈本質已經復回。所以漸漸醒愈。後來和尙送回通靈。一點便能超悟。

夢中迷路。忽聽有人叫喚。回首一看。卻是親人自己身子。依舊踢在床。寫夢境入神。

黛玉臨終光景。寫得慘澹可憐。更妙在連呼寶玉。只說得你好二字。便咽住氣絕。真描神之筆。

空中音樂。妙在若有若無。不落小說俗套。

補寫鳳姐告知賈母。及賈母告知寶釵。黛玉已死日期。俱入情入理。毫無強砌痕迹。

圓房一層。不宜過遲。以便寶玉與寶釵漸調琴瑟。

第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九十四上半回爲一段。敍海

棠復生爲妖孽見兆。並非吉徵。九十四下半回至九十五回爲一段。敍元妃徵逝。寶玉瘋癲。以見花妖之響應。九十六七八回爲一段。敍敍黛二人一婚一死了結黛玉因果。引起寶釵後事。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說姐姐之趕妹也。殺費苦心。其巴結尊上。和叶同輩。拊循下人。俱在遠處大處。預爲道地。故但見小心謹慎。大度優容。無纖芥之失。蓋諸人皆受其籠絡。而願望始酬。若云自行霸占。固係瘋傻亂話。

說有便。有說無便。無說。卽傳燈錄所云。道如太虛。廓然虛豁。不可强是非。至云設言警世。足破萬世庸愚見識。

雪芹先生不欲以曖昧之事。遭踢閨房。故於黛玉臨終時。標出身子干淨四字。使人默喻其意。前晴要將死。亦云悔不當初。皆作者極力周旋處。黛玉氣斷之時。卽寶釵婚成之候。新房熱鬧。滿堂合奏笙簫。舊院淒涼。半空亦有音樂。夫笙簫者。生所同也。音樂者。死所獨也。黛玉亦何慊乎釵。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增評補圖大觀瑣卷九十八終

